

人们每一次来天坛，都会被其宏阔无比的“气场”所震撼。

这不仅因为它的面积——273公顷，更在于身处其中，参观者沿着笔直的甬道前行，能清晰感受到一种直指天际的方向感。

天坛是北京中轴线15处遗产构成要素之一，自身也通过丹陛桥构成一条中轴线，巧妙地将祈年殿、皇乾殿与圜丘坛、皇穹宇连接，形成了一幅和谐而壮美的画卷。

建于1420年的天坛，历经600多年的岁月洗礼，近日再度引来全球目光。

## 古代礼制建筑的瑰宝

天坛坐落于北京中轴线南端，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祭祀建筑群，以严谨的建筑布局、奇特的建筑构造、瑰丽的建筑装饰著称，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

无论在整体布局还是单体建筑上，天坛都反映出天、地、人、神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在古代，礼制建筑是与宫殿并尊的重要建筑，是皇帝通过祭祀向天下彰显其皇权“受命于天”“淹有四海”具有合法性的场所。礼制建筑追求端庄、简洁、肃穆，绝大多数采取中轴对称甚至纵横双轴或中心对称的布局，建筑用材高贵但装饰有度。

天坛有坛墙三重，形成内外坛，坛墙北圆南方，象征天圆地方。如今的天坛公园，完整保留着祈年殿、圜丘、皇穹宇、斋宫、神乐署等核心古迹，是中外游客感受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核心地标。

作为古代礼制建筑，天坛鲜明的祭祀建筑特色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举世无双。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历史专家傅熹年曾撰文阐述礼制建筑的特点，认为始建于明代、完善于清代的天坛，代表了古代礼制建筑达到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

探寻天坛的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于钟山之阳修建圜丘、钟山之北修建方丘，分别用于举行祭天、祭地大典；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下令将天地分祀改为天地合祀，在圜丘之上建造大祀殿，定名天地坛；明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随即下令兴建营建北京天地坛；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天地坛在正阳门外正式落成，完全遵循南京天地坛规制，中心建筑为大祀殿（今祈年殿前身），依旧延续天地合祀的传统。

由此，大享殿（亦为祈年殿前身）成为坛区的中心，使整个建筑群大为生色。傅熹年认为，它改变了历朝建造露天圆台的传统，在较平缓的圜丘之北，矗立起体量巨大、形象端庄的大享殿，在高台、长甬道和浓密柏林的衬托下，成为全区的重心和天坛的主要标志建筑，使祭天的圜丘退居次要地位，其艺术震撼力远远超过历朝的同类建筑。

天坛于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作为“北京中轴线”15处遗产构成要素之一，成为兼具世界文化遗产与中轴线遗产身份的“双遗产”。

##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古人祭天，必筑高台。《广雅·释天》云：“圜丘大坛，祭天也；方泽大泽，祭地也。”

祭祀天地的传统习俗，目前有考古可考的最早遗存，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牛河梁遗址的圜丘。这些源自上古的祭坛与观象台，其形制与后世天坛圜丘几乎如出一辙。

相传，周公制定“冬至日，祭于地上之圜丘”的祭天礼制，为后世历代帝王所奉行。秦汉以降，延及唐宋，各朝代均在国都营建祭天祭坛。西汉中期以后，祭天高台正式改称圜丘。

在古代社会，农耕生产至关重要。受东亚季风气候影响，农作物收成几乎完全取决于气候变迁，这在古人眼中便是“上天的意志”。皇帝自称“天子”，以“天”的名义执掌国政，祭天仪式既是历代帝王彰显政权神圣性与合法性的必要仪式，也承载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朴素愿望。

天坛，承载着古人对天的敬畏与尊崇。明清两代，共有22位皇帝在此举行过654次祭祀大礼。

# 大美天坛，在这里读懂中国古代礼制建筑

本报记者 续红明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李卫伟认为，天坛承载着明清两代国家祭天礼仪与文化传统。它体现的是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认知，也体现中国人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认知。

天坛的外坛墙北侧转角为圆弧形，南侧为直角，精准象征“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人哲学理念的具象化空间表达。祈年殿是天坛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最为独特的建筑之一，其三层重檐圆形屋顶，分别象征天、地、人三才之道。

中国古代营建制度，上承天文之道，下合人文之理，空间被赋予时间的意义，成为承载知识与思想的载体，塑造出与天地环境浑然一体的建筑形态。中国人自古重视规矩，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而天坛的“圆”与“方”，恰恰隐藏着中华文明的深层密码。

北京天坛祭天核心的圜丘坛、祈谷坛和祈年殿皆为圆形的三重台建筑；距今五千余年的牛河梁遗址圜丘，同样由三个同心圆组成。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传承？

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提出，天文学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人们通过看天建立起来了最早的时间体系。“我们看到一年中两分两至就是太阳在天上画出的三个同心圆，这三个同心圆今天就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圜丘上表现出来。中国古代的建筑里边有各式各样的顶，实际都是对天盖的变形，它们都体现了天和地的宇宙观。但不管是天还是地，建筑最后实际上服务的都是人，是由我们人居住，这就是三才中最重要。”

## 既有皇家气，也有烟火味

天坛，承载着明清皇家祭天礼制的历史，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心血。1918年，天坛辟为公园，从皇家禁地变成百姓游憩的场所。

如今，为更好地传承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国家文物局首批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试点单位，天坛公园采用数据采集、动态监测等预防性保护手段，建立起详尽的古建信息数据库——既为古建筑日常保养提供坚实技术支撑，也为后人修缮古建留存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启动以来，天坛始终将恢复遗产完整性作为核心任务。外坛墙582台腾退完成搬迁后，公园于2025年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严格遵循“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明代夯土墙芯、清代城砖及木椽进行全面检测鉴定，最大限度复用旧构件，仅对风化严重部位进行局部剔补，确保古建历史信息完整延续。长廊、神乐署、外坛墙、皇穹宇等重点修缮工程相继落地，天坛的历史格局正逐步恢复。

神乐署作为天坛五组核心建筑群之一，是明清时期皇家礼乐学府，承载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精髓。历经“十四五”期间的系统性修缮提升，神乐署于2026年春节前全新开放，同步推出“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展”。展览以实物为基础，结合多媒体互动与沉浸式场景，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和韶乐”可观、可听、可互动，实现了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承的深度融合。

近年来，天坛公园全面推进“智慧公园”建设，持续升级服务理念与服务手段，借助科技力量让公共服务更为精准、便捷。园全面完善无障碍通道、低位服务台及母婴室，门区增设老花镜、轮椅租借等便民服务，核心景点配备语音导览与多语种讲解器；同时增设综合服务窗口与验票通道，最大限度缩短游客排队时长。祈年殿、回音壁等核心景区实行“单向循环、分段放行”机制，确保高峰时段人流“走得顺、不对冲”，显著提升了游客的游园舒适度。

“墙内茂密参天的大柏树，远望是一片苍郁的绿荫。由这树林中高耸出深蓝色伞形的琉璃瓦顶，它是三重檐子的圆形大殿的上部，尖端上闪烁着涂金宝顶。这是祖国一个特殊的建筑物，世界闻名的天坛祈年殿……是过去辛勤的劳动人民用血汗和智慧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美丽的建筑类型，今天有着无比的艺术和历史价值。”1952年，林徽因在《我们的首都·天坛》一文中赞誉道。

而今，人们在天坛漫步、休憩、读懂古建、走近历史，进而感受天地敬畏，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间，触摸中华文明的脉动。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它在明清两代一直是皇帝祭天、祈谷的核心场所，如果梳理它的建造和演变过程，就能清晰地看到古代祭祀礼制的变迁。

明代初期，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时，仿照南京的形制修建了“天地坛”。那时实行的是“天地合祀”制度，天地的祭祀是放在一起进行的，当时的核心建筑是一座矩形的大殿，名叫“大祀殿”。

这种合祀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到了明嘉靖九年（1530），嘉靖皇帝推行礼制改革，决定恢复“天地分祀”的旧制，于是在北京北郊另建了地坛，专门用于祭祀地神。南郊的这座祭坛专门用来祭天，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它正式被命名为“天坛”。之后，原本的矩形大祀殿被拆除，在原址上修建了圆形的“大享殿”，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祈年殿的前身，同时还在南侧修建了专门用于祭天的圜丘坛，天坛的核心建筑格局也就此初步形成。

到了清代，朝廷基本沿袭了明代的礼制和天坛的建筑格局，没有做太大的改动，直到乾隆年间，对天坛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这也是天坛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乾隆皇帝将“大享殿”正式改名为“祈年殿”，还把原本屋顶上青、黄、绿三色的琉璃瓦，统一换成了象征蓝色的琉璃瓦，这样一来，既强化了祭天的核心主题，也让整个建筑的外观更具统一性和庄重感，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坛宏伟格局，就是在那个时候最终形成的。

天坛在世界建筑史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它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具象化”，一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首先说“天圆地方”的空间布局，大家如果去天坛观察就会发现，它的坛墙设计很有讲究，北侧的围墙是圆形的，南侧则是直角矩形。这种北圆南方的设计，完美地把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转化成了具体的空间形态，圆形象征天的浩瀚，方形代表地的沉稳，这是古人对宇宙秩序的理解和尊崇。

除此之外，天坛的建筑中还隐藏着很多“数字密码”，每一组数字都和“天”的意象紧密相关，体现了对天的极致崇敬。就拿祈年殿来说，它的内部没有使用一根大梁木椽，全靠28根楠木柱支撑，结构非常精巧。这28根柱子也各有寓意，其中4根龙井柱象征着春、夏、秋、冬四季，内圈的12根金柱对应一年12个月，外圈的12根檐柱代表一天12个时辰，内圈和外圈的柱子加起来24根，象征着二十四节气，而28根的总数，正好对应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把自然时序和天文意象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圜丘坛作为祭天的核心场所，它的坛面石板、栏板的数量，均为“九”或“九的倍数”，因为“九”在古代象征着至高无上，对应着“九重天”，这也是古人表达对天最高敬意的一种方式。除了数字，天坛还有两处巧夺天工的声学奇迹，一个是皇穹宇的圆形围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回音壁，它的墙面非常光滑平整，声波可以沿着墙面连续反射传播，两个人分别站在围墙两端，哪怕轻声交谈，也能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声音；另一个是圜丘坛中心的天心石，站在上面说话，声音会通过地面和墙面的反射形成明显的回音，

天坛不仅是世界建筑艺术中的绚丽瑰宝，而且其绿地面积居北京公园前茅。占地面积273公顷，植被覆盖率达90%，各类树木4万余株，其中3562株为百年以上的古树，树龄最高为620年。巍峨的祈年殿、崇高的圜丘坛、庄重的斋宫，都坐落于万千树木的掩映之中，使天坛成为坛庙建筑与生态园林相结合的独特的景观杰作。

天坛内坛为祭祀的核心区域，为保证整体坛域的严肃与洁净，设外垣圈之。至于设北外垣的原因，应与季节风向有关。中国秋、冬季盛行西北风，沙尘较大，所以坛域北侧是重点防御方向，《清会典事例》中就有“天坛风沙淤积之处于大路旁栽种柳树御风”的记载，这也是天坛北外坛大量栽植槐、柏树的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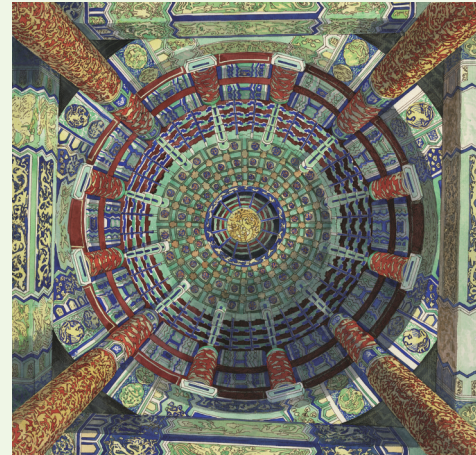
作为皇家祭坛，明清两代皇帝多次谕令在天坛植树，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对树木予以百般维护。明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天地坛初成，于主体建筑大祀殿周围大量栽植松柏树，称为“仪树”。明嘉靖九年（1530）圜丘坛建成，圜丘坛建筑也种植了大量松柏。经过两次大规模植树，形成了天坛古松柏分布的基本格局。

天坛古树以数量众多著称于世，成就了九龙柏、迎客柏、问天柏、莲花柏、柏抱槐等诸多知名景观。这些古树清奇古怪、姿态各异，人们还为它们创作了神奇的传说故事。

在回音壁外西北侧，紧挨坛墙处，一株柏树默然矗立。它植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至今已逾六百年。青针翠枝，虬枝铜柯，奇特之处在其躯干——千纹密布，从上往下缠绕开来，如数条巨龙绞身盘绕，故得名“九龙柏”。明清两朝，天子每到圜丘祭天，路过此柏，仪仗浩荡，仿佛群龙迎圣，因此有“九龙迎圣”之美称。岁月流转，这株古柏将六百年的岁月尽数收纳于纹理之中，每一道龙纹般的千纹，都像是一笔苍穹的无声祈祷。2025年，“天坛·九龙柏”入选第一批“国保单位·古树名木”协同保护名录。

# 天坛是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重要载体

王其钧



天坛祈年殿室内藻井 王其钧绘

声音洪亮清晰，就好像在和天对话一样，特别有神圣感。

另外，天坛的建筑形制也很有特点，为了凸显“天”的至高地位，它的规格甚至超过了皇家宫殿。紫禁城的重要殿堂大多采用两重屋檐，而祈年殿却采用了三重屋檐，层级更高；同时，祈年殿的屋顶全部使用蓝色琉璃瓦，蓝色象征着青天，既区别于皇家宫殿的黄色琉璃瓦，也彰显了“天”的至高无上，这也体现了古代“天高于君”的等级观念。

天坛不仅仅是一组古建筑群，更是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重要载体。首先，它是“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物质体现，天坛的整个建筑布局、形制设计，都围绕着“敬天法祖”的思想展开，不管是“天圆地方”的坛墙，还是呼应天文时序的数字设计，再到与天呼应的声学奇迹，都朴素而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天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就评价它体现了“一种对世界伟大文明之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宇宙观，这也是对天坛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可。其次，天坛也直观体现了中国古人的重农思想，祈年殿的“祈年”二字，直白地表达了古代帝王祈祷农业丰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作为祭谷的场所，天坛承载着古人“以农为本”的理念，也反映了农业在古代社会的核心地位，更体现了帝王“为民祈谷”的责任与担当。

除此之外，天坛还是古代礼乐文明与等级制度的重要见证。作为明清两代国家级的祭祀场所，这里承载着严格的祭祀礼仪和礼乐传统，每一项祭祀活动都有固定的流程、乐舞和礼制规范，是古代礼乐文明的活化石。同时，作为北京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坛的建筑规格、布局设计，都清晰地体现了古代严格的等级制度，它将建筑之美与礼制之严完美融合，成为东方建筑独特之美的集大成者。

如今，天坛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更是北京中轴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历经六百年的沧桑变迁，依然矗立在华夏大地上，向全世界诉说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故事，也传递着中国人对自然、对天地的敬畏与热爱。

（王其钧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圆明园学会园林古建研究会副会长，续红明采访整理）

# 天坛里的古树名木

李端

柏抱槐，又称槐柏合抱，为天坛的一株奇树，位于祈谷坛东砖门外长廊北侧，其树因槐生于柏上而得名。其柏植于明永乐初年，是天坛的原始柏之一，主干粗壮，胸径逾1.8米，柏从1米处即分枝，形成多干、分枝甚多。槐树寄生于古柏主干分枝处，其树龄亦逾百年，径粗逾0.7米，冠如伞盖，密枝浓荫，遂命名为“柏抱槐”。由于侧柏和槐树都是北京的市树，这棵共生共存的树也被称为“兄弟树”。

行人不见树少时，树见行人几番老。古树见证的，远不止帝王祭天时的钟鼓礼乐。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天坛内古柏一度遭外军损毁，它们曾目睹烽烟四起、山河破碎。民国初年，天坛向平民百姓敞开大门，那些曾只为天子仪仗摇曳的松柏，终于落入寻常人的眼眸。抗日战争时期，古树默默守护着这座古都的屈辱与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坛成为人民的公园，古柏下多了晨练的老人、嬉戏的孩童、远道而来的游人。千株古树将六百余年的朝代更迭、战火与和平、封闭与开放，尽数收纳于枝叶之间。如今，当人们驻足品味松柏的徽甜回甘，指尖触摸虬龙般的纹理，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六百年风雨的粗粝，更是一脉温热的、从未中断的记忆。

197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步入天坛时曾由衷感慨：“这里真美！以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能再造出一个或几个祈年殿这样的建筑，但怎能再造出具有500年以上树龄的古柏林呢？怎能再造出这样的氛围呢？”

天坛公园高级工程师张开接受采访时提及亨利·基辛格的原话，她说：“皇帝祭天时，站到坛上就是最高点，看到的是天际线，整个坛周围都是树，古树的重要性因此无可替代。如果同样有两棵树同时长虫子了，肯定要想方设法先治古柏，哪怕它还剩一片叶子，也要去抢救它。”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要“保护古树名木，因地制宜增加绿化空间，突出绿树掩映的传统城市特色”。2022年，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根据天坛公园的古树现状及未来保护发展要求，编制了《天坛公园古树名木及后备古树资源保护规划（2022—2035）》，注重规划重点任务的科学性、落地性、计划性，为辖区内3562株古树制定了“一树一策”保护措施。

如今，从设置空气和土壤监测站到专业人员日常养护与巡查，从悬挂黄色粘板调查区域有害昆虫情况到施放诱木、天敌等综合防治技术，天坛公园管理处由经验型转变为科学规范化管理，构建了一套完备的古树保护体系，让这些曾与帝王对望、岁月同行的古木依旧枝繁叶茂，成为北京城中承载历史记忆、守护文化底蕴的“活文物”。



天坛全景 王其钧绘

本版责编：续红明 严小稚 李端 版式设计：奚威威